骑行往事

□王继军

在共享单车遍地都是的今天，自行车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了。可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能拥有一辆自行车，特别是永久牌的，是许多家庭的梦想。

自打记事起，家里就有一辆二八大杠的永久牌，那是父亲花了三四个月工资买的。周一清早，父亲骑着它到镇上的供销社上班，周六下午再骑回农村的家，数年未间断。这辆车既装点了家里的门面，也在生产生活中出了大力：春耕农忙时驮回种子、化肥和农具，农闲时又把多余的粮食驮到镇上卖，补贴家用。它还驮过哥哥上学——哥哥坐在前面的横梁上，后座放着他一周的生活用品。记忆最深的还是临近过年的那段日子，父亲的后座总夹着一个蛇皮袋，一会儿是烟花爆竹，一会儿是墨鱼海带，一会儿是糖果零食。母亲整理年货时，会随手给我们几颗糖，或拆散的一挂小鞭炮——年味，就这么提前尝到了。

偶尔坐坐自行车，下坡时风从耳边嗖嗖掠过，既紧张又刺激。那时就想，什么时候我也能学会骑车，那该多好！机会出现在初一寒假的一个下午，天阴冷，屋前停着一辆亲戚的自行车，心想：能不能借我学学呢？开口一借，亲戚欣然应允。村里的晒谷坪空空如也，正是学车的好场所。我那时个子矮、力气小，把车推上晒谷坪就出了一身汗，但学车的劲头很足。小心翼翼地用左脚踩踏板，右脚尖点地，双手死死摁住车头，可车不是往右倒就是往左歪，还刮破了我的小腿。亲戚过来指导：不要怕，身体放松，眼睛看前方，车身略向右倾，左脚一次踩半下，站在踏板上向前溜。经他这么一点拨，我慢慢找到了感觉，没多久就能踩一次踏板溜出10多米；再往后，能连踩两次，站在踏板上溜半个晒谷坪。平衡掌握后，我试着右脚跨过横梁，但个子不够，没成，只好从车架三角空当伸腿去蹬踏板，老家形象地叫作“掏裆骑”。姿势丑了点，但一个下午学会了骑车，着实让我高兴了很长时间。

刚学会那会儿，车瘾特别大，逮着谁的车有空就借来骑，当然主要还是在晒谷坪上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自认为车技可以了，便壮着胆子上马路骑了两回，觉得没那么可怕。俗话说，“尾巴翘得高，出门就摔跤”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接连出了两次洋相。一次是姐姐大婚之日，我把她作陪嫁的自行车推到马路上骑。那段马路是她家屋前的塘堤，比平时骑的路窄，迎面来了辆手扶拖拉机，“突突突”靠得很近，我心一慌，车头不听使唤，直接从塘堤上栽了下去——幸好水塘早已干涸。人还好，新车却摔破了好几处，姐姐心疼得不行。另一次带着村里小伙伴上路，对面一个骑车的左右摇摆，搞得我不知所措，快接近时我往左他往右，撞到了一起，手指被撞破了，还挨了他一顿骂。经此两回我才明白，要把车骑好，没那么容易。

初三那年，我个子往上蹿了蹿，骑上了父亲留下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。车虽破破烂烂，但车架仍结实，换了前后内胎，骑起来依然轻快。有了它，从家到学校往返20多里路变得十分轻松。更省事的是，每月初背30斤大米到学校的苦力活，轻轻松松解决了。高中时，我还骑着它参加了班级春游。后来这辆车去了哪儿，没了印象。

参加工作后，很长时间离不开自行车。我工作的第一站在北仑，人却住在老江东，每天来回坐788路公交。为了赶时间，早上骑车到始发站，然后把车锁在站内，下班再骑回家。一天，返程下车，发现自行车不见了。会不会有人骑错了？第二天我又把妻子的车骑去，还特地叮嘱站内师傅帮忙照看着点，结果又不见了。我偏不信这个邪，又买了辆二手的骑过去——结果可想而知。多年之后，妻子还在提这件事，哎……

后来，我断断续续买了几辆自行车，买了丢，丢了又买。2016年共享单车开始出现，没过几年满城便五颜六色，从此我再没丢过自行车。共享单车确实方便，随扫随骑，随骑随停。不过我还是喜欢骑自家的车：只要时间允许、天气合适、路程适中，我都首选自行车出行。或许，70后都有自行车情结。


AI生成图


AI生成图

爱上报纸

□杨应和

以往，我们总认为，给父母买吃的喝的穿的，就是尽孝。殊不知，物质丰富的当下，父母并不缺这些。我身边好多朋友，都争相帮父母订份报纸，来满足长辈的精神需求，开扩他们的视野。这种新式敬老方式，格外受老人欢迎。

在这个流量为王、碎片化阅读的时代，我依旧偏爱纸质报刊。这几年我在外地，把订阅的《宁波晚报》攒好，待年底放假，带回家给父母读。我陪伴父母灯下共读晚报，有了共同话题，寻常的天伦之乐，便裹上淡淡的油墨香。

我喜欢阅读晚报副刊，它是我写作入门的向导。郭沫若说过：“胸藏万汇凭吞吐，笔有千钧任翕张。”读报多了，日积月累，就慢慢试笔。文字有幸在晚报上发表，别人又开始阅读我的作品。读者、作者彼此映照，智慧火花就这样迸发，精神世界由此层层提升。

当父母看见我的文字印在报上，那份欢喜不难想见。他们知道，在外奔波的我，于忙碌之余，尚有读书写作的爱好，踏实自持。这，便是远在他乡的我，送给他们最深的安心。

《宁波晚报》在我艰难找工作的时候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今年上半年，公司长期停工，我去应聘一家食品厂做临时工。应聘要求非常苛刻，可以说百里挑一。我便带上几份刊登了我短文的《宁波晚报》前去应聘。人事专员拿着我的身份证，对照报上作者的名字，带着郑重的目光跟我说：“你被录用了，明天来上班吧。”

一个多月后，我返回原单位前，把工作证交还给这家食品厂人事专员，她跟我说：“你知道当初为什么录用你吗？”我笑而不答。她继续说：“拿报纸应聘，算是破天荒了。更主要的是，喜欢读报和写作的人，一定是自律认真的人，这恰恰符合应聘要求。”

《宁波晚报》还给我带来一份朴实的尊重。犹记得，年初办个税年度汇算时，我在手机上下载了APP，可捣鼓了半天也没弄成，我只好去宁波前湾新区税务局咨询。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手机，手把手地教我操作。当他看到“宁波都市传媒……”发来的汇款时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轻轻地说：“这是《宁波晚报》的稿费。”工作人员立马热情地跟我说：“不简单，不简单。”

墨香淡淡，纸页无声。一张张报纸，既能安放亲情，滋养笔墨，也会在不经意间，给平凡的日子送来善意与惊喜。我们不妨多亲近报纸，在墨香里，遇见温暖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